

情热的法则

日本著名女作家
情感小说选



文汇译丛·樱花书系
「目」小池真理子等著
李重民译

小池真理子



尤为擅
扎，以
为男女
绪，找

的心理挣
扎，笔触，
葛理出头。

高树



以情爱，
潜藏在，
以及恋，
的艺术气息，对爱情、性欲、婚姻
做出了大胆的全新诠释。

表现了
爱的渴望
婉而凄美
婚姻

吉本芭娜娜



文字简单纯净，富有现代感，流淌
着迷惘、忧郁和哀愁。但迷惘中找
到方向，忧郁中透出希望。

文匯出版社

情热的法则

日本著名女作家
情感小说选

文汇译丛·樱花书系
〔日〕小池真理子等著
李重民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热的法则：日本著名女作家情感小说选/（日）
小池真理子等著；李重民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1. 1
ISBN 978-7-5496-0081-6

I. ①情… II. ①小… ②李…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0351 号

情热的法则

——日本著名女作家情感小说选

责任编辑 / 戴铮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港东印刷厂

版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60 千

印 张 / 7.375

印 数 / 1-5 000

ISBN 978-7-5496-0081-6

定 价 / 20.00 元

目 录

小池真理子

情热的法则.....	002
独角兽.....	030

山田咏美

黑色的绸子.....	046
眷恋的眼帘.....	059

高树信子

缥缈的樱色.....	074
青色的北风.....	088

吉本芭娜娜

辣白菜的梦.....	104
螺旋.....	119

林真理子

后悔的男人.....	128
怨女情结.....	143

内田春菊

希绪美.....	158
夜里的脚步声.....	187

森瑶子

盛女的疼痛.....	206
真理子的选择.....	220



小池真理子

1952 年生于东京,1985 年发表第一部长篇推理悬念小说《不能从你的身边逃走》,1996 年凭借小说《恋》荣膺直木奖,1998 年又以《欲望》获岛清恋爱文学奖。她还是日本短篇小说的高手,发表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短篇小说,文字充满感性,风格独特,引人入胜,被誉为“天下第一品”。其情感小说尤为擅长描写女性情欲的心理挣扎,以一贯细腻而又锋利的笔触,为男女之间纷乱的情感纠葛理出头绪,找到安身立命的出口。

情热的法则

情热的法则 情热的法则 情热的法则 情热的法则 情热的法则

唉,我真想吃枇杷。多美心里想。

我想吃枇杷,想吃……头脑里一旦开始转有这样的念头,就已经是欲罢不能了。嘴馋得越来越惨烈,她已经不能自制,真想先咬着枇杷解解馋。

冰箱里第二层架子上就放着整箱的高级枇杷。那枇杷不是在苗圃里栽培的,而是天然的。这是妹妹玲子昨天晚上回家时带回来的,她在医院里当护士,说是患者出院以后,患者家属送给她的礼物。

玲子今年四十四岁,比多美小五岁,但外表却很年轻,看上去至少比她的实际年龄还要小十岁,一副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少女般的表情,足以勾起男人的痴心。经过她护理的男性患者,还常有人对她一往情深。

不仅是患者,就连患者的家属,都经常有人对玲子想入非非。其他的护士们可以作证,比如时尚的点心啦,还有日本老铺子的高级糕点啦,甚至还有野山里采集的松茸,都会有人揖手相送。玲子也真有一套,只要不是金银首饰,她都一概接受下来,满不在乎地带回家里。

作为女人而受到男人们的奉承,玲子对此淡然处之。按她的个

性,她并不是因为习惯受男人的吹捧,而是对那种事情压根儿就不太感兴趣。

前几天多美曾拿她开过一次玩笑,说贡物好像减少了呀!不料第二天,玲子就带回了那箱枇杷,实在太滑稽了。玲子回家时已经深夜,但多美还是等着玲子洗完澡,用两只玻璃盛器各放着两颗枇杷,先尝尝鲜。

这是上等的枇杷,已经熟了,颗粒大得前所未闻。一剥皮,枇杷汁就会顺着手指往下淌。放在嘴里一咬,甜蜜的果汁就会从嘴里溢出来,沿着嘴角往下滴。多美眯缝着眼睛,不停地喃说着:真甜,真好吃。

多美想尽快能吃到枇杷。她心里在想,那枇杷放在冰箱里恰好已经冰凉……根本就闻不到的枇杷的香味,仿佛幻影一样直钻她的鼻腔,多美快熬不住了。

然而,市村骑在多美的身上剧烈地扭动着腰,看来还不像是要结束的样子。虽说五月,但到了夜里气温也不见下降,多美早已经是汗水淋漓。

这天玲子上夜班,傍晚时分就离家了,要到明天早晨才下班回家。在她回家之前,家里就有多美和市村两个人。市村从平时起就期盼着玲子上夜班,今天晚上八点刚过,他就兴冲冲地来了。

市村五十二岁,家里有着妻子。多美与他发生性关系,论时间两年刚出头。面对多美准备的烈性纯米酒和各色菜肴,市村总是一副老样子,只顾低着头吃着,几乎不说话,脸上毫无表情,不知道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而且无一例外,他总是突然从多美的身后一把抱住多美,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吻着她的颈脖。

两人抱在一起相拥着走进多美的卧室,赤身裸体地上床。接着,市村做的总是那件事,多美的反应也一如既往毫无二致。

多美现在正在发出激烈的喘息声。这不是演技。她的感受也和以前一样，她的身体明显地作出反应，全身沉溺在像波浪一样冲涌而来的温墩的感觉里，她真想被这种随波逐浪般的感觉淹没了，永远也不要苏醒过来。

市村的背脊那汗漉漉的触摸感，不时地堵着她嘴唇的喘息，在喘息中能够微微感觉到的酒气，这些都是多美已经习以为常的，而且会煽起多美难以压抑的亲昵感。她并不是突然感到厌恶，不能够接受他。

如果市村呢喃着“我爱你啊”，多美也会情不自禁地回应着“我爱你”。市村除了与她肌肤相亲的时候之外，很少说出“爱”的话来。他没有那样的习惯，所以在床上的表现令多美销魂。现在也依然是如此。

和平时一样，多美用双手缠绕着市村的颈脖，在他的耳边不断地喃说着：“我爱你，我爱你啊，我真的太爱你了……”同样和以前一样，她的声音会渐渐地高亢起来，她会突然想到，如果窗户没有关上的话，也许会被邻居听见。

传来急救车飞快驶向远处的警笛声，仿佛要刺透这黑夜里的宁静。多美感觉到一阵巨大的波浪好像迎合着警笛的节奏似的涌向她的子宫。市村腰部的动作变得更猛，喘息声也变得更加激烈。

——但是，多美的身体和头脑已经分离，她满脑子想着的，是枇杷。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多美对男人一感到腻味，在黑暗中就会想起水灵灵的新鲜水果。桃子、西瓜、蜜柑、甜瓜……根据做爱时场景和感受的不同，头脑里描绘出来的水果种类也各不相同，但都能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水灵灵的”。

为什么会想起新鲜的水果，要问原因，不知其所以然。她也不认为水灵灵的水果和对男人腻味的感觉，两者之间会有什么明显的因果关系。

只是和男人两情缠缱的时候，一感觉到那种亢奋的呻吟和激烈的心悸将要消失，多美的情绪就会快速委顿下去，突然感到嗓子眼里干渴。说是干渴，也不是那种想要咕咚咕咚地大口饮水的、剧烈的干渴，只是想嘴里稍稍含着有些甜味的凉水、想湿润一下嗓子的干渴。也许就是那种程度的干渴，才使多美联想起各种水分充足的水果。

多美心里猜想，这或多或少也许还是孩提时的记忆在起着作用。

如今她体态丰满，但人们也许不会相信，多美在孩提时却是一个营养不良体质虚弱的孩子，形销骨立瘦骨嶙峋，连校医见了她都感到惊讶。对她来说，生病是家常便饭的事，她经常发烧，每次发烧都会出现原因不明的呕吐。

母亲专门为她熬粥吃，但她的胃却不能接受，有时她甚至虚弱得连一向喜欢吃的冰淇淋都咽不下去。即使在那样的时候，多美就只能吃水分多的水果。

她至今还常常回忆起母亲为她剥去蜜柑皮，让她嘴里含一片蜜柑时，那冰凉的甜汁一直扩散到舌根的感觉。在卧室里，有时她还会这样胡思乱想：对男人突然感到乏味，想吃水分多的水果，这会不会与童年生病卧床时让母亲剥蜜柑皮的记忆，在某个地方牢牢地联结在一起？

即使这么胡思乱想着，也不可能得出一个结论，相反只会使她的头脑更加混乱。即使如此，多美还是觉得自己对男人感到腻味时的感觉，和躺在病床上在母亲的照顾下吃着水分多的水果时的感觉，两者之间有些相似。每次这么想着时，心里的烦躁就会一扫而光，心情

出奇地平静下来，感到十分的宽展。

与感到腻味的男人做爱寻欢之后，多美赤裸着身体，在慵懒的体外套着一件穿旧的对襟毛衣，问：“吃些什么东西？”

“你要吃什么？”

“西瓜，是冰凉的。我很想吃啊。你一起吃？”

“好呀！”

于是，多美对着男人贪婪地啃着西瓜，丝毫不感到害羞，像孩子那样毫无顾忌地“咔嚓咔嚓”地咬着，将瓜子吐在盘子里，独自喃喃说着“真好吃，真甜。”她全神贯注地啃着，忘记了讲话，忘记了关照对方。而且，多美用指甲抹着满是西瓜汁的嘴唇和下颚，一边心安理得地想着：呃，我已经冷淡他了。

多美的情热不会持续得很长久。对方还自鸣得意，以为她对自己竟然会那么着迷，忽然某一天她清醒过来，便变得冷漠了。她的情热有时会持续五六年，有时不到一年便搁浅了。没有什么理由，连多美自己都难以作出解释。

一旦冷却了以后，多美就再也不会去想那个男人。但是，这并不是说她翻脸无情，把对方忘得一干二净。其实她并不是那么干净利落，说断就断了。以后还会断断续续地持续一段时间。她至少还能够装作和以前一样，然而那个时候，多美已经在内心里拿定了主意，毫不动摇。

对男人感到厌烦，这样的感觉令多美快乐不起来。每天的生活井然有序，弛缓，恬适，所见所闻也都充满着透明感。那种透明感就好像因感冒长时间被堵塞的耳朵深处，突然被抽去了空气，外界所有的声息都骤然涌向耳膜一样。

以前满脑子都尽想着男人，时间极度浪费，现在一下子全都能够用于自己一个人了。在迷恋着男人的时候，读报时总是一扫而过，现

在也能花时间仔仔细细地读遍每一个角落。那时购置的图书没有时间阅读,现在也能够细心品味,沉浸其中而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等到从书中回过神来时,常常已经是天亮了。最令人高兴的是,即使一夜没睡,第二天也能够毫不在意皮肤的感觉和身体的困乏了。

而且,她作为速记员也能够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以前事事都首先考虑与男人的幽会,现在就没有必要拒绝报酬很高的工作,或者事先寻找理由解除合同了。

一旦从男人的身上解脱出来,就再也不会会有那样的事了。

她对速记工作已经得心应手,各家媒体只要有速记,大多点名要多美。

如果不愿意与别人有太多的交往,工作结束就马上回家。一个人能够利用的时间非常宽裕,深夜一边听着录音磁带,一边把速记输入电脑,能保持心中的那份宁静,不至于忽然被男人搅乱了心情。这样的状态,简直可以称为无上的幸福。

那种短时间的无上幸福,会令多美的身体稍稍发胖。与男人交往时还扁平的腹部,会长上赘肉而变得松软,腰围变粗。令人奇怪的是,在感觉到“呃,发胖了!”的时候,还会觉得乳房也失去了香泽和艳丽,到了这把年龄还那么丰满而令她引以为豪的乳房,此时却好像一块干瘪的脂肪块。

尽管如此,与沉浸在恋情里对周围视而不见,虎视眈眈地喘息着、贪婪着雄性不能自拔相比,多美更喜欢自己凡事都方寸不乱,保持沉稳。她甚至还这样想:无论怎么样发胖,无论怎么样香销玉殒,都用不着担惊受怕。

用餐后食用甜食的量也增加了,甚至还赖得处理体毛。妹妹玲子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嘲讽着说:“姐姐,你不会说是因为没有男人与你交往的缘故吧?”即便这样,多美也只是莞尔一笑,点着头说:“是

啊。”她尽管点着头，实际上却几乎没有听进去。

还是这样生活更轻松。多美心想。尽管已经脱离了色欲，种种惊心动魄的做爱场景消失在遥远的记忆彼方，身体变得松弛，却可以恢复内心的平静。……只要不缠绵在色欲里，就是幸福。她甚至这样想。

然而，令人称奇的是，那样的时间持续得不会长久。多美不久就会在一些意外的场合里结识到男人，并被男人所吸引，坠入恋情里，赘肉眼看着从身上消失，眼睛里凝聚着妖异的光芒，无论睡着还是醒着，满脑子都想着那个男人，忘记自己是一名速记员，忘情地投身在“雌性”这个角色里，沉溺在色欲的漩涡里不能自拔……

多美四十九年的人生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周而复始，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而且会一直持续到某一天，一边与男人做爱，一边脑海里忽然浮现出水分多的水果。

“有枇杷，你吃吗？”

多美问道。市村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呼吸急促，汗涔涔的身体在床边小台灯的照射下闪闪发亮。市村的肉体上长着的赘肉与他的年龄相符，房事过后，他的肌肤准会变得柔软，就好像女人一样。

“吃吗？”

多美重又问道，于是市村瓮声瓮气地“嗯”了一声。

“这是玲子昨天从患者家属那里拿来的，枇杷很大，非常好吃。冰冷的呀！帮你送到这里来？”

“好吧。”

市村一边说着，一边翻了一个身，将手臂放在额头上，呈“大”字形仰脸躺着，暴露出缩进阴毛丛里的男根。这已经不能令多美产生任何的感动和情趣，就好像在已经看习惯的房间里看到已经看习惯

的小玩意儿一样。

大约两年半之前，一家女性杂志开辟座谈栏目，委托多美作记录。于是，多美去拜访一家坐落在荒川区的小型造纸厂。市村是那家造纸厂的法人代表，座谈在市村和著名的女作家之间展开。

那位女作家已经快七十五岁，出版图书时经常指定用市村工厂里生产的纸张做封面。她早就向编辑部提出，一定要与市村进行一次座谈，但市村一直拒绝说自己不擅长讲话，而且在装饰豪华的地方坐着会很别扭。

但是，市村经不住那位女作家的再三请求，终于无法再推托了。市村扭扭捏捏地一答应，那位女作家便提出一定要去市村的工厂里看看，结果座谈就在车间背后一间单独的茶室里进行。

多美按规定坐在桌子的角落里，一边录着音，一边用速记作着记录。市村与其说是口笨舌拙，还不如说更像一位从来没有见过市面的青年那样，不知所措地任其摆布。多美从一开始就被他的那种神情强烈地吸引住了。

市村是第二代法人，即使不去看这优雅的茶室和十分宽敞的工厂，还有几幢虽然陈旧却威风凛凛的主楼，也可以察觉他的上一代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资本家。

多美原本就是一位速记员。参加座谈的人即使有说有笑谈得很欢快，速记员也很少加入到交谈中去。座谈结束，责任编辑或记者们一般会向她使一个眼色，轻声地道谢一声“你辛苦了”，示意她赶快离去。如果座谈是在高级菜馆或有名的餐厅里进行，公司出经费也不会把速记员包括在内。这似乎决定了速记员在座谈中的地位。

多美在编辑的催促下开始作回家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由编辑部向菜馆里预订的饭菜送来了。就是说，座谈结束以后，市村和女作家、责任编辑三人要在市村的茶室里共进菜馆里送来的午餐。这

时已经过了吃午饭的时间。

编辑走出茶室，到车间那里去取饭菜，女作家也随之起身去洗手间。一同在场的摄影师带着照相器材走到了屋外。座位一下子乱了起来，茶室里忽然间只剩下多美和市村两个人。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吧？”

多美正在把笔记本和铅笔盒放进手提包里，听到市村对着她问话，便抬起头。

“呃？”

“我是问速记这个工作，你干了很长时间吧？”

“是啊。已经有二十年了吧。”

“刚才我在不停地朝你这边望，看见你记录的速度很快啊。”

“我算是慢的，还有比我更快的人。”

“真不敢相信啊。而且在记些什么，外行人一点儿都看不懂。”

“我记得在学习速记之前，自己竟然会学会写那样的文字，我自己也不敢相信。”

“没有人能够看懂你的文字，有时候也很方便吧。可以堂皇而之地当着丈夫的面给情人写秘密的信件。”

多美“呼哧”一下抿着嘴笑了。多美知道，她的这种笑法，在男人的眼里显得很有魅力。

“不凑巧，我还是独身。”

“是吗？”市村颇感意外。

“你显得很年轻，我心里还以为……”

目光相遇。这一瞬间的目光交织，点燃了多美内心的火花。

十天后，多美打电话给市村，提出要去参观市村的工厂，说上次没有来得及好好地看一看。不出所料，市村好像正等着多美打来电话似的一口承诺了。那天，多美参观了工厂以后，和市村一起进餐。

过了一个星期，这次是市村主动向多美联络。邂逅两个月以后，两人便有了性关系。两人去京都作两天一宿的旅行，外表看起来就像是秘密的新婚旅行。从此以后，每隔十天或两个星期，两人便幽会一次。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至今。

在这期间，多美在生活中满脑子想的都是市村。每次幽会结束，她都刻骨铭心地回想着，市村是这么说的，市村是那么说的，他是那么地爱着我。直到下一次幽会，她都是回想着市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消磨时间。她甚至在市村将要回去时缠着市村，一副极其认真的神情，像言情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那样，说出这样的对白来：今天晚上你不要回家，如果你爱着我的话，就不要离开我。

这的确是一种热烈的爱恋，一时间整个世界都是以市村为中心在旋转着。她情意绸缪一往情深，即使去购物，购买的内裤也是特地为了给市村看，购买的化妆品和衣物，全都是为了能在市村的面前显得年轻些、漂亮些。她甚至还在学习有关日本手工抄纸的知识，以便聊到市村在工厂内的工作时能够侃侃而谈，后来她对这一方面的相关知识竟然十分熟悉。

与市村结婚，和市村一起生活，她对这些事都不抱任何幻想，也从来没有想过。但是，她开始觉得，这也许是她最后一次恋情，不，肯定是最后一次了。

多美心里暗暗想着，年过五十以后，男人就不会那么轻易地出现在她的面前。她长得很漂亮，早就有人说她的面容很朴实，就像小偶人似的。她的脸庞长得很古典，因此她努力不让自己太引人注目，久而久之真的没有人注意她了，甚至还遇上过这样难堪的事情，有的人见过几次面，还不记得她的长相。

以至于她的脑海里一直有着这样的潜意识：男人不会再正眼瞧自己一眼了。这让多美自己都感到奇怪。自从三十三岁离婚以后，

她已经没有任何约束,可以和所有的男人交往了。与得到男人的爱相比,多美原本就更擅长主动地去爱男人。她觉得还是自己主动出击更有效果,为什么会这样,真正的原因,她一无所知。

多美喜欢的男人,一般都是口笨舌拙的男人,并非那种擅长玩女人的花花公子。拙笨的男人,对女人大多都是被动的。

在经历过焦虑和郁闷的煎熬,认定是他以后,多美知道自己必须主动接近那个男人。如果多美主动接近他,对方暂时会表现出躲避的神态,但只要对多美感兴趣,就决不会转过身去。

而且,多美越是大胆地向对方示爱,对方也会把天平沉沉地倾向多美一边。最后,男人会细心地品味多美这颗成熟的果实,完全接受多美那份像少女一般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爱慕,于是多美从一位主动追求爱情的女人,整个儿转变为一位受到男人追捧的女人。

即使市村是最后一个男人,也根本用不着在乎。而且,只有市村,才适合做她最后一个男人。在这两年出头的时间里,多美这么想着,陶醉在幸福的幻影里不能自拔。

然而,为什么突然会这样了?多美自问着。就像以前也屡次出现过的那样,这是一个永远也不会有答案的问题,多美甚至觉得,这样的提问,本身就是愚蠢的。

多美赤裸着身子,披着一件白色的毛巾浴衣,走到厨房里,从冰箱里取出装着枇杷的箱子。她在水龙头下了一颗颗地冲洗着,把它排列在玻璃盘里。她用浴衣的腰围部分使劲地擦干湿漉漉的手,然后端着玻璃盘走进卧室里。

这时,市村正起身盘坐在床上,抽着烟。多美也爬到床上,与市村面对面盘坐着。

开始时多美还想到自己没有穿内裤,浴衣又很短,下身的里面会不会暴露出来,但随即她就忘了。她专注地剥去枇杷的外皮,用牙啃